

女
記
傳
五十四之六十二
十七

漢書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〇〇三	一八	一	五

內閣文庫			
漢書	五〇〇三	一八	一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3
冊數	18 (17)
函號	279 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東越東越之別名越之索隱

及越東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馬

氏徐廣曰駟一作駱駟駱此別云閩不姓駟也秦已并天下皆

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秦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

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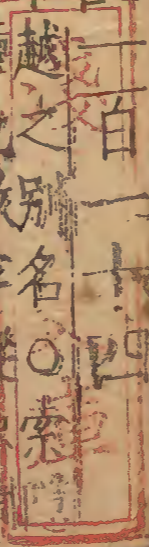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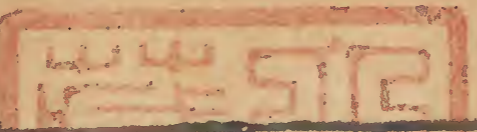
主命弗王漢書曰義曰主號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東治孝惠二年漢高皇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

張恩

嘉靖九年刊



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在吳郡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未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

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

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

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大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

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

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

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

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

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

以閩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

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

宗族謀口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音憲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云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未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乃者邑號丑名也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

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

嘉靖九年刊
三
圖示日

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騎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

陽界地名白沙有木入湖名曰白沙沉東南八十里

有武陽亭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

林此白沙武林

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成廣曰成王子將屯弗敢擊

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訖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

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

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鄭縣西一百里漢縣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正義曰

山蓋從如此耶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

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

將軍率錢唐較終古正義曰錢唐杭州斬徇北將軍為

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

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

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

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與其率從繇

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

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

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索隱曰韋昭封

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封越衍侯

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

嘉靖九年刊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

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縹○索隱曰繚婁反福者縣名服虔曰音縹劉伯莊音紆營反

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

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

隱曰韋昭云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

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

江淮閩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

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

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

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駒絡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終

史記一百一十四

嘉靖九年刊

思永日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表晏曰朝鮮有瀨水列於此也。素隱曰茶朝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素隱曰茶朝音潮直騎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音訓。

朝鮮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麗都平襄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蒲者

故燕人也索隱曰茶漢書蒲燕人姓自始全燕時嘗略

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巴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國徐朝鮮為置吏

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

東故塞至沮水為界漢書音義曰沮音傍而反。○正義

南至樂浪縣西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蒲亡命。正義曰命

嘉靖九年刊

謂教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

秦故空地上下。鄣素隱曰素地理志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

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

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

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

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

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五百里。在京師東

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

國。六百四十里。北至蘇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所誘漢

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扼

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

也。諭曉也。誰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涇水。使御刺

殺送何者。何之御也。即送朝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

何至涇水。何因刺殺也。按即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半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

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朝

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莫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

船將軍楊僕從齊。滹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

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二七千人先至
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
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
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
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
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
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
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
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
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
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
能下左將軍素饒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
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
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
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
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
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
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
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

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煩○索隱曰路人也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

名路人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樂浪玄菟封參為濼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屬梁父陰為菽苴侯

菽音秋苴音子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曰屬河東○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之五十三

四

樓

日蘇林云列口蘇
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

船將狹徐廣曰言其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苟

疑辛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元 涉何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紛無狀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終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 以什數夜郎曰取大 索隱曰劉氏

鄰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國也章昭云漢為

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其地其在胡南其

今瀘州南大江以南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 以什數

屬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 以什數

漢最大 如淳曰滇音類滇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

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 自滇以北君長以

什數 邛都最大 此皆魁結耕田有邑 聚 索隱曰魁漢書

計音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韋昭曰邑名也○索 北至標

榆北百餘里漢標榆縣在澤西益都亭 非本系榆王屬

嘉靖九年刊

國名為雋昆明

徐廣曰來昌有雋唐書○索隱曰崔浩

義曰雋音龍今澧州也昆明雋皆編髮隨畜遷徙曰正

州縣蓋南接昆明之也地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曰正

步與反音許又反母常處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

皆雋昆明之俗也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雋○索隱

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雋

○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徽外曰猫羌

舊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界自笮以東北君長

印都山本名印笮山故印人笮人界

以什數冉駹最大

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

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其俗或土箸

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

或移徙在蜀之西自用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

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其豪族於楊氏居成州仇也

山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躋正義曰其略所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躋音矩灼反

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

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二十里其水旁平地肥饒數

原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也

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

塞不通因還以其衆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

嘉靖九年刊

巴蜀卷五

一

本

其符馬棘僮正義曰今益州戎毫牛以此巴蜀殷富

索隱曰韋昭云楚屬僮為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

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正義曰番音婆唐

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筠音

枸木似藜樹其葉如桑用其葉作醬蜀人以為

珍味口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

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

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

味辛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牂正義曰崔浩云牂牁繫船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

牂頃襄王時遣莊驕伐夜郎軍至且蘭採船於岸而步

戰既滅夜郎以其名為牂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

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日餘步足以行船南越

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口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

嘉靖九年刊

...

...

...

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

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

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

食糧及輜重車從巴蜀從巴蜀從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

也音持用反

...

...

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牁江地理志

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

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

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

南夷道成轉相饜數歲道不通土罷餓離濕死者甚眾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

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

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

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

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

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也蜀贊曰邛使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音直云身毒丈記一

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

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

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使問出西

夷西指末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

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

是也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

宣

嘉靖九年刊

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
廣大使者還曰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
行勞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乃與其衆反
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
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
頭蘭索隱曰即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
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叩
君并殺笮侯冉此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

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廣漢西白

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

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

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

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同姓以兵

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

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

醬番馬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掬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曰索隱

曰掬謂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掬剽分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

徐廣曰犍為牂牁越雋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躄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漫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邛笮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五十六終 史記一百一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中記一百一十七

索隱曰右不宜在西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以短乘長是也故其

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相如既學索隱曰案秦

相如受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

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非其好也會景帝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

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

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說爾而徐廣云字為非

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莊改姓嚴也

嘉靖九年刊

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
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
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下之亭也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
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
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
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
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

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是時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

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繞也

鳳兮歸故鄉遊邀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

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豈栖

得托子尾未為如交情通體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

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

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

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

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
 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
 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
 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
 如往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
 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今三尺
 曰鑪酒肆也以上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
 為墮邊高似鑪稱此者言其無耻也今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
 銅印言犢細此其類矣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條器於市中每韋昭曰在器也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游官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
 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
 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然此乃諸侯之言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
 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
 曰楚說鳥有先生者徐廣曰鳥一作惡鳥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
 楚之難無是八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義也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之五十七

三

宣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以推天子諸侯之

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

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

音託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

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

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

罔彌山郭璞曰罟音罔也音浮○正義曰說文揜兔麋鹿

射麋腳麟徐廣曰麟音各綱案郭璞曰脚揜足麟車揜

脚揜也說文云脚也驚於鹽浦割鮮染論郭璞曰鹽浦海邊

也染擽也音務而公反又音而悅反擽之於輪鹽而食之

驚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為淬與下文所割輪淬意

也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林苑亦有平原廣澤游

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

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

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乙之所聞見而言

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索隱曰楮音

風反裴駮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

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

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
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
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
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 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

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率岑巖參差日月蔽虧

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
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

赭堊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雌黃白

坳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索

黃出武都山谷錫碧金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衆色

與雄黃同山錫碧謂王之青白色者也衆色

炫耀照爛龍鱗郭璞曰如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

辭玫瑰琳瑯琨瑀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次玉者珉

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瑀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

多積石名琨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

或作昆城功玄厲徐廣曰城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

吾也 磨瑛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王駟案漢書音義

者瑛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

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

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一云蕙香草也本草云

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二魏武帝以此燒香

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莖正赤也張揖云衡杜衡

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麝

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法小亂細辛葉似葵故

藥對亦以為似蕙也蕙秋蘭本首云芷一名茝理音蒼

云齊茝一曰蕙字亦曰茝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蕙音

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

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

雅云烏蓬射干本莖名烏蓬也司馬彪云蕙窮似蕙本

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江離康蕙諸蔗得且

云夫亂人者若言蕙之與蕙本也

嘉靖元年刊

徐廣曰博音四沃反竊宗漢書音義曰江蘇香草藁蕪

藁芷也似蛇床而子細蕪甘如也博曰藁荷也○索隱

曰吳錄曰臨海縣蕪水中生江離正音似亂髮即離騷

所云者是也唐志云赤葉紅花則與蕪勃所說又別案

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蔡光曰藁本一名

藁蕪根名藁芷藥對以為藁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

芎藭藁本江華藁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博曰藁各反

且音子絲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崇以為藁

荷屬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靡案衍壇曼

知孰是司馬彪云案衍窳下壇曼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徐廣曰歲音針

郭璞曰巫山今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馬藍也蕪或曰

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綱案漢書音義

曰苞蕪也○索隱曰蕪音斯郭璞云歲酸醬江東名烏

歲析漢書作斯孟康云斯不似燕麥廣志薛莎青蘋徐

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薛音煩其卑溼則生葳

曰薛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薛賴其卑溼則生葳

蕪也沙鍋候也青蘋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葳

葳蕤葳東晉離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葳似蓬草實如葳

而葉大葳葳尾草也葳蕤也葳蕤也○索隱曰卑音姪

甲下也郭璞云葳尾似茅葳葳音兼加孟康云葳葳似

蘆也郭璞云葳葳也似葳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燕亂音五患反

葳音敵廣志云東葳子色青黑河西記蓮藕菰蘆徐廣

云貸我東葳償我白梁也離胡謂菰米蓮藕菰蘆曰生

水中○索隱曰郭璞葳葳軒葳軒葳葳草也○索隱曰

郭璞云葳葳子可療病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

軒葳生水中今揚州有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

嬰犬者數十圍外生子知一二解龜吞毒瑁正義曰似

人鼉似蜥蜴而六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瑁正義曰似

文出南海可鼈鼈其址則有陰林巨樹榿栲豫章郭璞

以飾器物也嘉靖九年刊

杞也似梓抽葉以承葉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

正義曰按温活人云蘇今之杞木也章今之梓木也

木生至七年枕桂椒正義曰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

棹乃可分別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木蘭

小光靜冬夏常青其反不中食蓋二色桂樹木蘭

雅云似桂皮乃可食葉冬夏常似冬藥離朱楊徐廣曰

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爲梅也山梨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

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

邊爾雅云檉檀栲栗橘芬芳徐廣曰栲音郭駟案

也○正義曰小曰檉二樹相以非橙也漢書音義曰栲栲棗

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以非橙也其上則有赤

猿蠿徐廣曰音柔○正義曰爲雛孔鸞騰遠射干

郭璞曰鷓鴣雛鳳屬也孔雀鴛鴦鳥也漢書音義曰騰

遠鳥名射干以狐能綠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鳥名

非也司馬彪云騰表一蛇也郭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蠿

僕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

區豸郭璞曰蠿地野大獸長百一守區似狸而大漢書

音顏韋昭一音岸鄒誕兕象野犀象大獸長鼻牙

又俗呼爲江援犀頭以援窮奇猥誕於是乃使專

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馬漢書音義曰馴擾也

角鋸牙食虎而駕乘雕王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郭璞曰

須爲旒旌言橈弱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建干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二

朝

名鳥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
妻曰此弓是太山南鳥號之柘案淮南子云鳥號柘桑
其材堅勁鳥樓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右
其材為弓因曰鳥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

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夏拜也矢室名曰服呂
靜曰步義謂之服也○索隱曰案夏拜善

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陽子驂乘織
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

阿為御漢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韋
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伯樂

也孫陽字伯樂秦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織阿美女姣
好貌又樂彥曰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

入月中因為月御也郭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曰言頓
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也○司馬彪云案節

而行得節故曰案節馬足即陵狡獸犇叩叩蹙距虛璞
未展故曰木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犇叩叩蹙距虛璞

之穆天子傳曰叩叩此虛即叩叩變文互言
叩叩天子傳曰叩叩此虛即叩叩變文互言

轉馱馬馱音似馬轉車也
馱音似馬轉車也

而殺之駒音乘遺風而射游騶漢書音義曰遺風十里
陶駝音塗乘遺風而射游騶馬兩雅曰一萬如馬一角

不角者騶也○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注
曰秦始皇馬名韋昭曰騶如馬無角非騶麟之麒麟音

攜儵呻淒淒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淒音力詁
反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雷動慄至

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韋昭曰在目所拍洞胷
中必決於眼皆也洞胷

達眩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
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
○索隱曰司馬彪云弭猶低也翱翔容與索隱曰郭

璞曰言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汎
自得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汎
受訕徐廣曰訕言劇駟案郭璞曰訕疾極也訕盡也言
獸有倦游者則激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

遮也汎倦也謂其倦者汎音訕訕音屈說殫睹衆物
文云汎勞也或人謂勞為汎微音古亮反殫睹衆物
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曼姬入之
○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

嘉靖九年刊

好女男者其色... 鄭女夏姬也... 武王夫人... 被阿錫... 漢書音義曰錫

徐委曲鬱橈谿谷... 漢書音義曰鬱積簡韻也... 鬱曲有似於

猗靡... 郭璞曰與音餘... 猗靡... 猗靡... 猗靡... 猗靡...

錯翡翠之威蕤... 徐廣曰錯音措... 繆繞玉綏... 郭璞曰綏所

仿佛... 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 縹乎忽忽若神之

金隄... 索隱曰索隱... 揜翡翠射鷓鴣... 漢書音義曰

微增出纖繳施... 徐廣曰... 玳瑁... 郭璞曰

索隱曰爾雅云舒鴈鶩也。正義曰鴈水鳥也。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鶴純白能登於木。雙

鶴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

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忘而後發

色純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畫其象於船

游於清池。浮文鵠。漢書音義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

揚桂柁。廣曰音曳。駟案。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鈞紫

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貝水

九真趾以爲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

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擗。擗人歌也。擗船也。音謗。聲流

唱。徐廣曰。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礪

鼓。郭璞曰靈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備。班乎。浮。注。班乎。尙

齋。郭璞曰皆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吉。楚王游於陽雲

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爲澹乎自持。藥之和具而後

御之。郭璞曰藥五味也。不若大工終日馳騁云。不下輿將割輪

淬自以爲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駟案。臣竊觀之。齊

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

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力致獲以娛左

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心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虛厚而盛推雲夢

嘉靖九年刊

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

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一者無一可而先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志東有巨海曰

作渚蘇林云渚音渚小州南有琅邪琅邪縣界正義曰

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

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濤觀音一與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

成山在萊州文登縣射乎之罘漢書曰義曰之罘山在

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射乎之罘漢書曰義曰之罘山在

別枝名也○索隱曰案齊都游孟諸也正義曰周禮

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

慎云熱如湯云日所出也許炅田乎青丘傍俛乎海外正義曰服虔

海東三百里郭云青丘山名上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

胷中曾不蒂芥索隱曰張揖云蒂芥刺棘若乃倣儻瑰

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

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

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

樂苑園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

嘉靖九年刊

言見先生是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索隱曰郭 莫何為無

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郭璞曰听笑貌也 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 曰

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

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

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

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

徒事爭游獵之樂死固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

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

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 正義曰文穎

為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丹水東其南漢書音義曰丹

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水出根者之山 正義曰山海經

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終始霸澹出入涇渭索

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為北終始霸澹 出入涇渭隱

曰張揖曰霸澹二水盡於苑中不入渭澹亦出藍田谷比至

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斧頭

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

華陰豐高潦滴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 索隱曰張揖

入河豐高潦滴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 索隱曰張揖

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

也灑通出灑也案張揖云灑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

嘉靖九年刊

巨川傳

三

袁

林賦所謂八紘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

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

索隱曰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

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名也如淳云丘多椒也

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

觸穹石激堆垺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沸乎暴怒洶涌

滂瀆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洶反瀆音浦拜反

或作容澎或作滂渾浮濟汨索隱曰司馬彪曰洶湧跳起

干筆岳測必節郭璞曰通側筆節也必節相與也

流逆折轉騰激洌索隱曰流

○正義曰澎音彭反徐流

陰雲屈曲也郭璞云

善交庚云蛇展轉也膠

狹反○索隱曰司馬彪

後陵前也趨泥輪於深

也音批巖衝壅正義曰

利音批巖衝壅正義曰

索隱曰郭璞云滯汨冰

灑散貌滯音五制反

爾雅云水注澆澆霄墜

曰坻壑墟也澆澆霄墜

曰實音墮反湛湛徐廣曰

呼宏反蓋苦蓋反皆滴

嘉靖九年刊

緝○索隱曰郭璞云皆木也轉細湧貌清海音夫骨也

廣雅云湍湍決流也周成字云湍湍水沸之貌也

波跳沫徐廣曰一汨急漂疾反郭璞云許立反汨急

轉貌也悠遠長懷散貌也放寂寥無聲肆乎求歸然後灑

也音郭安翔徐徊音郭乎瀉瀉音郭

音鶴音鶴高音音鶴詩曰音鶴白鳥音鶴焉音鶴焉音鶴郭璞音鶴東注大湖音鶴

云水音鶴白光貌音鶴焉音鶴音音鶴焉音鶴郭璞音鶴東注大湖音鶴

西行音鶴溢波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音鶴

龍也音鶴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虬音鶴巨青音鶴漸離音鶴

無角曰蛟音鶴按虬皆龍類而非龍音鶴魚音鶴漸離音鶴

郭璞曰音鶴鮪鮪也音鶴音巨音鶴晉音鶴漸離音鶴未聞音鶴

反鮪末音鶴郭璞反音鶴李奇云周音鶴洛曰音鶴鮪鮪音鶴

三月音鶴之限則為龍矣音鶴魚音鶴庸音鶴魚音鶴毛音鶴徐廣音鶴

多口魚音鶴馴音鶴素音鶴郭璞曰音鶴似鮪而音鶴馬音鶴魚音鶴

書音義曰鮪比目魚也音義鮪鮪魚音義捷音義捷音義捷音義

潛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玢璣江靡

郭璞曰音義靡崖也音義○索隱曰音義應劭云音義明月珠子音義

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音義○正義曰音義捷音乾音義捷音音義

也音義鮪者魚也音義蜀石黃磬音義郭璞曰音義磬水玉磊音義

皆上音義鱗也音義蜀石黃磬音義郭璞曰音義磬水玉磊音義

磷爛爛木色浩盱叢積乎其中鴻鵠鵠鳥駮鳥蜀鳥璞

曰鵠音義鵠霜鸚音義瑪音義似鵠而大長鵠赤目紫紺色也音義

似鵠而虎文也音義○正義曰音義鵠瑪燭玉二音郭云似鵠而

大長音義鵠赤目紫紺色碎水毒生子在深谷間中若時有

雨鴨雌者生子善駮音義駮目音義璞云音義駮目未詳小顏云音義

鄧間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色紅白深目日旁毛皆長

而旋此其是乎驟音旋漢書亦作旋目音義○正義曰音義郭云

交青似鳧而脚高音義百鴛鵠音義鵠音義鵠音義鵠音義鵠音義鵠音義

有毛冠音義辟火災音義火鴛鵠音義鵠音義鵠音義鵠音義鵠音義

嘉靖九年刊

推掩以綠蕙正義曰張云綠耳非王蒨也爾雅云蕙一也

名王被以江離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駟案漢書音義

夷新專結縷徐廣曰結縷似白茅蔓而結縷似白茅蔓

積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案本射干

草一名乞與案本稟發射干十月生皆香芘薑案本苗似芘薑

紫正義曰藟人羊反柯根旁生笋若芙蓉可以為菹

又治蟲歲橙若蓀郭璞曰歲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

抽也漢書作歲持小顏云歲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

兩符鬼目也案今請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鮮枝黃礫郭璞云皆未詳

生溪澗中蓀音孫魚枝黃礫郭璞云皆未詳蔣芋青燻徐廣曰

草也鮮支即今支子或云鮮支亦香蔣芋青燻徐廣曰

衍應風披靡吐芳郭璞曰香郁郁斐斐衆香發越

盼蠻布寫晡曖必勃之正義曰暗曖奄愛二音皆芳香

是乎周覽泛觀瞋吟軋沕徐廣曰眞音丑人反盼一作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隱

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

獸則慵旄猓犛徐廣曰慵音容獸類也犛音理一音茅

犛牛黑色出西南微外也索隱曰犛牛犛似熊厚脚銳頭

有肉堆即今之犛牛也索隱曰犛牛犛似熊厚脚銳頭

節生毛猓白豹也以熊厚脚銳頭犛音理一音茅

塵廩漢書音義曰廩似鹿而大按廩似水牛赤首圓題郭璞曰

嘉靖九年刊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所未窮奇象屋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羸毛其音

似猪庠脚一長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河解地折裂也馮蹇也獸則麒麟角端似猪角在鼻

上堪作弓李陵音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

揖曰雄曰騏驎曰騏驎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

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

弓駒駘橐駝蛩蛩驪駃騠驢騾正義曰駒駘挑徒二

蛩音其恭反駃顛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

奚二音駃顛決啼滿山又跨谿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

曲華榱壁璫頭司馬彪曰以璧為瓦之當也輦道纏

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問陸夷變築堂

累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

穴底為室潛通臺上者索隱曰增成突音一平反釋名

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增成突音一平反釋名

以為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沈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

厦室寒王逸以為複室也沈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

捫天奔星更於閨闈死虹拖徐廣曰楯音食尹

徒我反顏云死虹屈曲之虹也謂中加於上也青蚪幼

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以星虹得經加之也青蚪幼

繆於東箱正義曰物一糾象兩與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

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也伯清淨地也正義靈園

曰婉蟬死善二音顏云物螺蛳皆行動之貌也靈園

也倕倕之倫暴於南榮漢書立曰義曰倕倕仙人名也

仙傳云槐里探藥父也食松石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

速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樞工州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

嘉靖九年刊

三

二

屋翼也七誘云飛榮似鳥醴泉滿於清室通川過乎中

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徐廣曰振音脣○索隱曰如淳曰振音振

庭槃石根崖徐廣曰振音脣○索隱曰如淳曰振音振

之忍欽巖倚傾差我磔磔音五合一反○索隱曰碑蒼云

反磔高貌磔音士劫反磔音五楫反刻削崢嶸正義曰郭

若彫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

交錯無有璿玉旁唐索隱曰郭璞云璿玉之小赤色張揖曰

葉者也璿玉旁唐索隱曰郭璞云璿玉之小赤色張揖曰

編音赤瑕駁犖索隱曰說文云璿玉之小赤色張揖曰

角雜雨其間徐廣曰雜一云深垂緜琬琰和氏出焉徐廣

緩一作琬朝采駟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

二人曰琬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于茗華之玉茗是琬

華是於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

甘橙棗徐廣曰音枇杷檉柿徐廣曰檉音而善反果也

香草也韋昭曰檉音汝蕭反郭璞云檉支木也檉音烟

此說為近說文曰檉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檉棗以為

勤音棹厚朴徐廣曰棹音亭山梨○索隱曰司馬彪

厚朴藥棹棗楊梅隱曰張揖曰楊梅實似棗子而有核

名也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櫻桃蒲陶郭璞曰蒲

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櫻桃一名含桃呂氏

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

嘉靖九年刊

音遠探音香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曰荔枝大如雞

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

有華朱色荔字或作樹綠葉冬夏青茂羅乎後官列乎此

園馳丘陵郭璞曰馳猶下平原楊翠葉杙紫莖郭璞曰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楮義曰沙

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華汜碎

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櫟似樵葉冬不落也

盧徐廣曰汜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

櫛素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櫛合禱也郭璞云櫛似

白揚素圓而岐有脂而香捷為舍人曰楓為樹厚葉弱

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擗攝擗平仲木也亦云火棗木一

云玉精食其子留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

得為神仙也。留落胥餘仁頻并閭駟案郭璞曰落獲

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機也皮可作索餘未詳。索隱曰

晉灼曰留闕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

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

胡桃核裏有膏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

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櫟也姚氏云櫟一名櫟檀木蘭

櫻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蕉類音賓櫟檀木蘭

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欖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

落。索隱曰欖音譏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欖

檀樹也荆州記宜都有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喬木叢生名為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嘉靖九年刊

卷之三

三

宣

反。發音拔駟案郭璞曰駟音委開音惡可反。阿音曾可

傾者揭葦也。垂條扶於落其啗纏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

也纏音所綺反。紛容蕭瑟旖旎從風索隱曰旖旎猶阿那也

蓋焘吸徐廣曰焘音果。索隱曰焘音古。焘音古。焘音古。

象金石之聲鍾石磬。管籥之音。正義曰廣雅。一。象。簞。

孔無底簞。謂之笛。有七孔。籥也。柴池。莛。虎徐廣曰。莛音。張。揖。云。

嘉靖九年刊

卷之三

三

宣

柴也參差也此虎不齊旋環後宮雜遝累韓徐廣曰雜也此音差虎音則氏反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

雌蛙攫飛鷗徐廣曰雌言于季反馴察漢言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攫似獼猴而大飛鷗

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索隱曰郭璞曰蠅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一名飛生雌音贈還之

遺蠅音誅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攫音古約反雌今狎居端為兩岐天雨便以尾掉鼻

兩孔郭璞云攫色蒼黑也二蜩蠖徐廣曰蜩音義曰山海經能攫搏人故云攫也

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置蜩蠖郭璞曰蠖蟻也蜩蟬也攫猿獼猴而黃蠅

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

氏云擢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

人盲四角名為蠃擢音塗卓反

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共名為蜩字或作蠃郭璞云西方深山有

二獸蠃胡毅危徐廣曰蠃音在廉反似後黑身殼音呼

子郭璞曰毅似龜而大翼以後黃一名黃菁食獼猴

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

曰蟪又說文云蟪胡黑身白膏若帶手有長白毛似蠃

板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正義曰郭云互

也蟪於是不隕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騰殊榛

頻申於是乎隕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騰殊榛

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木捷垂條正義曰捷音才業反

藜生為榛也殊異也捷垂條張云捷特懸垂之條

稀間郭璞曰蹕縣反牢落陸離爛熳遠遷正義曰郭云奔

常雜亂移徙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

容庖厨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厨屋鄭玄注

言宮館各自有人也百官備具於是乎昔秋蒞冬天子校

嘉靖九年刊

獵乘鑊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為飾案郭璞曰鑊象

六交龍是也曰黃帝駕象車拖蜺旌正義曰張云畫能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

氣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孫叔奉轡衛公驂

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孫賀也衛扈從橫行出

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凡五校今言四

者一隨天鼓嚴簿縱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

中然後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駟謂鼓嚴嚴於林簿之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施牛一豹屬也音毗夷搏豺狼正義曰

擊也杜林云豹似狗一熊黑正色大於熊黃白色皆

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干蒙

鳥蘇羽也張揖云鷓也索隱曰孟康云鷓尾也蘇折

之鷓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為蘇也綺白虎徐廣曰綺音

日綺謂綺絡之索隱曰被函文郭璞曰輿服志云虎賁

張揖云著白虎之綺也被函文郭璞曰輿服志云虎賁

衣即此斑文也跨野馬索隱曰跨陵三變之危漢書音

處言獵人徑陟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

者弄解豸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

索隱曰解豸音蟹格瑕蛤鉞猛氏漢書音義曰瑕猛氏

嘉靖九年刊

巴川集卷五十二

三

奎

言外三十一

曰蝦蛤鬚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脊腰裏射

封豕郭璞曰驪鬚神馬曰行萬箭不苟言解脰陷腦

苦念反亦依字讀也陷音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

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

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舟也漢書儵負遠去

郭璞曰夏流離輕禽楚復狡獸韉泊鹿捷狡兔徐廣曰

音詡盛反一作惠也○正義曰韉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

為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不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宇宙

正義曰怪物謂游臯飛庚也張云天地四方曰宇往

古來今日宿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

繁弱正義曰上鳥繁反文類云鸞牽也繁弱夏后氏良

蒲白羽正義曰文類云引弓盡箭鏑為射游臯標蜚虛

郭璞曰臯臯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也擇肉後發先中命

髮食人飛庚鹿頭龍身神獸標稍也然後楊節而上浮陵

處弦矢分藝殪什徐廣曰射准的然後楊節而上浮陵

驚風歷駭風正義曰聽音必遙反爾雅云乘虛無與神

俱正義曰張云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轉玄鶴亂

昆雞徐廣曰轉音曠○正義曰黑也適孔鸞促駭議拂

驚鳥捐鳳皇漢書音義曰道秦由反鷺鳥雞反張云山

也正義捐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馮前麟後雜喙燕

五采而首文曰經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

嘉靖九年刊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正義曰按長安陳寔不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

襄羊索隱曰襄羊猶仿伴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率

平直指閣乎反鄉歷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徐廣曰雉

音支駟案漢書音義曰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

息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西馳宣曲濯鵠牛首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

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

近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觀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

之所得獲徐廣曰鈞觀徒車之所轉轢正義曰轉轢也

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火反人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欲

徐廣曰驚憚習伏不被劊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溝

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

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郭璞曰木貫鼓中加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

羽葆其上所謂樹鼓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

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

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

依地德八曰揔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

動徐廣曰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

中有俞水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

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

曲名○索隱曰張揖曰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

誣真三人楚詞云吳謹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

意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曰文成意也

作西南夷歌族舉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鎗磬

洞心駭耳郭璞曰鎗磬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

淫案衍之音鄢郢續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

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

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

節其樂促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

迅哀切也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

也列女傳曰樂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曰靡細曼

造爛漫之樂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

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曰妖冶

媚者索隱曰郭璞曰妖冶文曰媚雅也或作親莊刻飭便嬛綽郭璞曰靚莊

繞嬛嬛徐廣曰音煩○索隱曰柔繞也斌媚娟娟徐廣曰音乃舟反

也郭璞云細弱細弱也獨蘭之愉徐廣曰世音曳

張揖云細弱細弱也郭璞曰獨蘭之愉獨蘭之愉徐廣曰世音曳

與世殊服芬香漚鬱皓烈淑郁郭璞曰淑郁

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長眉連娟微睇

結齒以燂又曰燂眉笑以的鑠音鑠也

嘉靖九年刊

與心愉於側素隱曰張揖曰彼色來也我獨死於是

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言二嗟乎此泰奢侈

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不取伐時休息於此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

以贍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云工焉嘗陂池而勿

禁正義曰實蒲也言人為虛宮觀而勿勿刃正義曰勿音

離宮別館勿令人發倉庫示以振貧窮而不足恤鰥寡存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而正朔與天下為

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始聚朝衣乘法而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園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也則通也鴛乎仁

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射狸首兼騶

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也弋玄鶴建

千戚載雲罕揜群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

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

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流車別也揜捕也張

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大悲伐檀索隱曰張揖曰

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其詩刺賢者不

遇明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祐

主福祿也胥音先修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以自翺翔于

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述易道正義曰易所以繫靜

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放怪獸正義曰張云苑

嘉靖九年刊

受

受

伏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恣群臣

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

曰漢書作焘然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

帝索隱曰司馬彪云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

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

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

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

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

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

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

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

論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

謂此賦已經史家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西越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言扶通反○索隱曰張揖

郎越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犍索隱曰發巴蜀吏卒千人

二都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誅其

嘉靖九年刊

宣

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貢唐蒙因喻告
 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
 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
 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索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南夷之君西襲之長當效貢職不敢怠墮
 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聲其之索隱曰音達云賓伏也發巴蜀士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關
 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與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郡又擅
 案唐蒙為使而用軍與法制故驚懼蜀人也郡又擅
 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燔如覆
 米箕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
 索隱曰字林云箕漉米藪也音一六反藪要云箕浙
 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夜皆攝弓而馳索隱曰攝音女頰反荷兵而
 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音女頰反荷兵而
 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七

三

宣

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曰析中

諸侯也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

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

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

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

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

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

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

不便索隱曰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却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曰却者今為定笮縣閩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嘉靖九年刊

潮

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

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

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

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捷為特柯也西南謂越雋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

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

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

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

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

守邽無定或隨時輕重耳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

於界上長也蜀人以為龍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

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

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

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

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

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

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張揖西

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

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特柯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

界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橋孫水韋昭曰為以通邛都

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蹊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特柯斬笮王首置特柯郡也

攬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隱

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

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德茂存乎六世正義

曰高祖惠帝高后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羊

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

却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符存印略

斯榆舉苞蒲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蒲字或作蒲也結軌還轅索隱曰張

也軌車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

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

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

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

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

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

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然斯

嘉靖九年刊

系

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
 所異也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
 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陟陘而不安夏后氏戚之
 乃堙鴻水決流疏河漉沈贍留徐廣曰漉一作灑○索隱曰鹿音鹿留音災漢書作灑沉澹灾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沉深也澹音徒暫一反東歸之於海而天
 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肢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

作膜音湊膚理也肢音職○索隱曰張揖曰膜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肢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反

莊子云禹胝無肢脛不生毛李願云肢白肉也音蒲去小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

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齒索隱曰孔文祥云委

瑣細碎握攬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

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

勤思乎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

天子與天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濔衍

溢索隱曰案浸濔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庶有關遺矣而夷狄

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
 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
 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
 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鑿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鑿音戾。索隱曰張揖曰
 狠戾之夫也字或作戾鑿古戾字
 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
 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
 沫若水為關
 激悍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索隱曰逖遠言其疏也
 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漢書作習爽二蒼云
 習爽早朝也習音妹案字林又音
 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
 也徐廣曰提作提音支。索隱曰說文云提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矣索隱云張揖云合在於夢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
 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
 案韋昭曰咸同
 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
 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止。索隱曰李奇云五登三此說非也。虞

嘉靖九年刊

奎

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二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
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三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
韋昭之觀者未睹也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

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
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故罔靡徙因遷延而辭

避索隱曰案敞罔失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

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
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

苑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
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曰張揖曰秦武王捷言慶忌

索隱曰張揖曰吳王僚之字勇期正義曰貴音奔貴古之勇士
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大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

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
雅云卒暴也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慮犯屬車之

清塵秦邕曰古者諸侯或車九乘秦滅九乘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

於逢蒙索隱曰孟丁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三

奎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

猶時有銜楛之變徐廣曰楛音巨月反鈞逆者謂之縶

騏馬口長銜也周遷與服志云鈞逆上者為縶縶在銜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蓋論云無銜縶而禦擇馬是也

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索隱曰張揖曰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遷過宜春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

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秦賦以哀二世行失

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何坐入曾宮

之羞殺漢書音義曰坐並也臨曲江之隍州兮漢書音義曰隍音

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

控控兮徐廣曰控音力士反索隱曰控古江反音灼通

谷谿兮索隱曰谿音何加反汨減喻習以永逝兮索隱

曰汨干筆反汨或疾貌也喻音許注平臯之廣衍觀衆

及反漢書作艱艱然輕瘳意也樹之壙夢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

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

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

脩兮魂無歸而不食貞魄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

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來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

孝文園令案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

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

遠遊之體以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

山澤間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

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

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

輕舉而遠游索隱曰大溥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垂絳

帙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

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

以為葆者垂旬始以為幃兮垂彗星而為髻漢書音義

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為旒也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

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索隱曰攬

攬槍以為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長四尺末銳

屈虹而為綢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為旌江之韜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機

留反或音韜紅杏渺以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漢書音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潛間真無光也○索隱曰蘇林

始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潛間真無光也○索隱曰蘇林曰眩音炫潛音麩音灼云紅赤色貌杳渺深遠眩潛混

或作虹紅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透麗兮駮赤螭青蚪之幽

蠖蛇蜒低印天嶠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索隱曰張揖曰張揖

驕驚縱恣也拮音據驕音居召反驚音五到反蠖以連卷索隱曰韋昭曰蠖龍

連卷音沛艾赴蟻乞以佶儼兮漢書音義曰赴蟻申頸

隱曰張揖曰赴蟻牙跳也赴音居幼反蟻音許救反放

散畔岸驤以孱顏索隱曰韋昭曰顏音吾板反詩云兩服

上驤注云踉蹌輶輶容以委麗兮綢繆復蹇怵奠以梁

疾行互前却也輶輶音屈三倉云路著地孫

騰而狂趨漢書音義曰騰而狂趨漢書音義曰

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

厲飛泉以正東正義曰厲飛泉以正東正義曰

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

兮正義曰導導應云五帝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

嘉靖九年刊

帝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

帝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

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大陽一常居也。列傳云：子明於沛縣旋溪釣得白龍。

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也。左玄冥而右合靈兮。音義

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音義前陸離而後滴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廡

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曰：應劭曰：王伯

僑，此當是別人而役美門兮。正義曰：張云：美門，高也。屬

恐非王子喬也。岐伯使尚方，尚主也。岐伯，黃帝臣，駟索漢書音義曰：祝

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

蹕，清氣。清霧氣而後行也。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

華旗。索隱曰：絳音祖，內反。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

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秋山也。陽九疑山，零

陵營道縣，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雜還膠葛以方

也。索隱曰：廣雅云：騷擾，衝從其相紛拏兮。索隱曰：衛音

息冗，滂鼻決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

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

鬼谷之崖，巖崑嶺。義言曰：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

今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紫碧絳青黃之河也。經營

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

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傳言山南流會于

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

不可濟流入海阿傳達山一名崑崙山在雍州西南一

蓋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

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渡也浮者流沙中者也奄息總極

氾濫水嬉今領山也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徐廣曰媧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

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時若愛愛將混濁兮召屏翳

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誅風伯正義曰張云飛廉而刑雨師

曰應云屏翳天神也誅風伯正義曰張云飛廉而刑雨師

使也章云雷師也西望崑崙之軋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

州何雨西望崑崙之軋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

山廣袤百五萬八千八百四百里增城九重面九井

有五門開明賦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

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

此明矣括地志云又師子口經天竺入洋山媧水今名崑

崙山恒河出其南吐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

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積石

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

大崑崙崑崙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泐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也正義曰

隱避為光明也排閭闔而入帝宮兮正義曰張云玉

在沙州東南三十里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玉

極之山閭闔之門也正義曰張云閭闔風在崑崙閭闔亢

也舒閭風而搖集兮之中楚辭云登閭風而滌馬也亢

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

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纒然曰首

崑崙西二千七百三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面蓬髮纒然白首石城金穴居

嘉靖九年刊

其戴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

幸有三足鳥為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鳥音鳥也。主

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

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

霞兮噍吐芝英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祈小食也。黃嬈侵

溽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嬈音嬈。索隱曰

嬈音魚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

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驚遺霧而遠

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

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

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至也。相如既奏大

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

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

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

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

索隱曰文類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

曰言循覽近代之事迹聽者風聲徐廣曰迹遠也聽察則踵蹈者可知也

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紛綸歲蕤堙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曰紛亂也淪沒續昭夏崇號

謚略可追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

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

存徐廣曰若順也駙案韋昭曰疇軒轅之前遐哉邈乎

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

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邇隆徐廣曰邇蓋字誤皇

甫謚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棗孟子稱文王

生於畢程或者邇字宜為程乎或為胙北地有邇邇縣

胙大也音質駙案漢書音義曰邇至也索隱曰爰於

說皆非也以言文王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

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

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而後陵夷衰微干

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于載之後豈不善始善終

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

易道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繼祿謂成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五十一

三

朝

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

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塗涌原泉韋昭曰漢

德塗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

之德也 沕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上暢九垓

下沂八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

九重之天下赤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

逝邇陝游原迥濶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

近者游其原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始為惡

秋皆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然後有騶虞之珍祥

徵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徵也○渠一莖六穗

於庖徐廣曰渠瑞禾也駟案漢書鄭德云渠澤水說文

嘉禾一名渠字林云禾犧雙貉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

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帝獲周餘珍收龜于

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駟案漢書音招翠黃乘龍於沼漢

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

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渥渥水

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

也翠黃孟說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兩角也

鬼神接靈囿宿於閭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

靈囿仙奇物譎詭倣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

機

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墮墜之於舟中也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慙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進讓之道其

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

為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

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育群生義征不慍也故先進議慍音惠順也諸夏樂貢

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

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

瑞眾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蓋號以况榮徐廣曰以况受上天之榮為各號。索隱

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

也於義亦通直以後八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

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

之君揆其榮而相比况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

化功立號受天之况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云蓋

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

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陛下謙讓而

功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

索隱曰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缺作絕李奇韋昭作

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

缺王道之儀群臣慙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

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

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亦

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五

三

宣

絕說者尚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禁蓋

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並時

抑屈摠不封禪使說者尚何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

事不為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

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也勒功中嶽以彰至尊

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

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陸陸下全之而後因雜

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未光絕炎以展采錯

事徐廣曰錯音屑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

其事業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立作春秋一藝徐廣曰

義為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七也摠之無窮徐廣曰

一作驢驢叙也索隱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

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曰飛揚也前聖之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禪也宜命掌故悉奏

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大於是天子沛然改容

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幼公卿之議詢封禪之

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

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乃作頌曰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甘露時

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徐廣曰滲音色蔭反不育索隱曰案說文云

流之貌也嘉穀六穗稽昌徐廣曰何所非唯雨之

又潤澤之非唯濡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也

言雨澤非偏於我普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也韋昭曰名山大山君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

侯何也邁行也言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

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駟案漢書蓋聞其聲今觀

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索隱曰文視曰舜百獸率濯濯之

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

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某社三代之前

盖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曰采色炫

耀煇炳輝煌徐廣曰煇音正陽顯見覺寤黎丞索隱曰

正陽陽明也謂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索隱曰如淳曰

比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

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

託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

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爾祗

嘉靖九年刊

忱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

曰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

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

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

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

之屬○索隱曰李奇曰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

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以天道接人事索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黎庶

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索隱曰張揖小雅

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

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

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自謂也已小雅有得

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故詩緯云小雅譏

已得失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

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

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

相如縱誕 竊贊卓氏 其學無方

其才足倚 子虛過吒 上林菲侈

駟馬還邛

百金獻伎

惜哉封禪

遺文悼爾

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終

史記一百一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

正義曰趙張耳也趙王獻之美人厲

所都今邢州也

王毋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工盡收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言妾口得幸上有身吏

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

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

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悔令呂后母之

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

嘉靖八年刊

史記列傳五十八

劉正

曰案漢書作母家縣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

謂父祖代居真定也石江衛山豫章也

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石江衛山豫章也

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失母常附呂后

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

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曾取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傾從上入苑囿獵

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元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

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漢書作

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錘令從者和如敬到之正義曰到古

劉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江母不當坐趙事其時

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

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

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

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

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

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

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人與棘蒲侯柴武太

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反谷口漢書

嘉靖八年刊

劉正

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
 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
 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
 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
 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時奉者知賜其國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
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天也璜曰官為大
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
男子但此云大夫但父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
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
失官爵稱士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
者也開章名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柴武以文帝後

元年卒謚剛嗣子諱師反不得置後國除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早陰告長

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
 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早使人告
 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
 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
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為棺 擲衣衾葬
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 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川安謾吏
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誰也實葬肥陵 又佯
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

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擅罪人罪

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

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

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

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

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忘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煇曰吏請

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

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公尊臣敬臣逸臣福臣

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

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於王其劫必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

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

曰嚴道有邛邛雙九折阪又有郵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

郡縣志曰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

故曰嚴遣其子子毋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妾縣為築

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

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

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盡誅所與

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

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

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

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淮南王乃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安能勇吾以

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

食死至雍正義曰今此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

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

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

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

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

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

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

布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費曰一尺布

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容土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

顯項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顛項者而堯舜之故

嘉靖八年刊

史記列傳卷之

二

列傳

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

下豈以我為會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云置

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隱

曰故城陽也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

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

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以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

為將王乃臨芻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

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名遂高相功臣將兵救淮南

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

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

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

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

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

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五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言車一日

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王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字尚左吳田由雷被他被毛被晉

昌號曰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

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

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

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

諂說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

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詞長安徐廣曰詞同

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

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

展曰詞捕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約結上

偵劉氏及包塏並音丑政反服屐云偵候之也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

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

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

泄事乃與太子謀今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

太子開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

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

擅國權侵奪民田妄致繫人徐廣曰一元朔五年太

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部中雷被巧索隱曰紫巧

嘉靖八年刊

正

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

遂不讓故云一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

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

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被遂亡至

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

治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王王后計欲無遣

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

太子逮不遣順如溥曰丞主刑獄因德丞効不敬王以請

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

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

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

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

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

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

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溥曰無何罪不

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

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

律所謂廢格案如重注梁孝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

弗許公卿請削五縣

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

嘉靖八年刊

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隨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

之如前計及中尉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

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

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始淳曰道猶

云道或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

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

吳等案輿地圖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

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

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

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

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

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

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

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

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

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主母為吳王之聽昔秦
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
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
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
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
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
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
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
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
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
振子萬童駟案薛
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
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曹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
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
家其土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
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
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
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
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
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上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五十八

七

五

倡天下不期而響忘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

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

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天王見高

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

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

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

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

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

謀成擧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

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

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夫今天王

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

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

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

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

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

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

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

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

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如淳曰不

嘉靖八年刊

以為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兄秩數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

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

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

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

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

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

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

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田卿善丞相公孫

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

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

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

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南越賓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

名王恢所謂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矣援不振雖未及

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

吉嘉靖八年刊

正

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

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

有一言之交且吳何知反索隱曰案知猶解也漢

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

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

南臣先要成臯之口正義曰成臯城在河南周被下潁川

兵塞環轅伊闕之道正義曰環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

九十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

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

嘉靖八年刊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皇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皇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

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
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

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

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
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錢鑿

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足錢平○索隱曰劉氏錢音吾裏反鑿音自各反又錢鄒音
機鑿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接賊天

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殺問左之戍
正義曰問左邊不後之民秦則後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

下熬然若焦索隱曰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
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
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
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

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富今諸侯無異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

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謂書徒郡國豪傑任俠

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死完其耐鬻故曰

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書態反如淳曰律耐為司

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

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曾日又偽為左右都司

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

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土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

武徐廣曰淮南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

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作

皇帝爾永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

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也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索隱曰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

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中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

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

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

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特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

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

南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域徐廣曰在江夏

駟案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此流出大江

者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牧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

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止越母於是廷尉以王孫建

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

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中尉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與謀者王首象計未決太子念所與謀者

也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

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

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伍被

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

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

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若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

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德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

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

徐廣曰請都陸遂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
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
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
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
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
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此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
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
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
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永
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

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王后荼太子遷

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

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晝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

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

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

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赤心結賓客以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

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

內史以為非是欲其獄王使人止書告內史內史治言

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由有司請逮治

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

自調除國中今王衡山王以此志與奚慈張廣昌謀求

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土密謀反事王后乘舒

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

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刀刺傷王后兄王后怨

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奸又

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

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言

愛之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

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

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

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

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

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

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主

嘉靖八年刊

三言列傳五十八

七

正

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

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

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

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

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

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銖矢

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

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

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

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巴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

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

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

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

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索隱曰羸

音盈人姓也言孝作輶車銖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

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

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

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久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

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畫反恐其發之聞律先

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
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按漢書大行
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
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
治王王聞即自到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
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蠶絲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
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

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道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
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朝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誦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終

史記百一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素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吊曰有

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虞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

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楚楚之處士也

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嘉靖九年刊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米各得其所

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

皆去其業市今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

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

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厚車索隱曰厚

音婢主以為渾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

索隱曰相問限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

之居半歲民悉自宜向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

而效之遠者四面均王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孫叔

江陵故城中曰土曰王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

為萬戶邑去故楚山郢城此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

沮水作雲夢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

在管晏之下不宜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按

散入循吏之篇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

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六邑

記異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官子期言之若以子

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

嘉靖九年刊

亦子期之為相一年以登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

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

夜關徐廣曰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

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索

之遺愛也又韓詩云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指其孤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注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太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也自相不受嘗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

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

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

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

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

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蒼曰

奉職循理

為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吏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愆

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終

史記一百一十九

嘉慶九年刊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

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

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慮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

嘉靖九年刊

陸宗華

為榮陽令黥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黥學黃老之言

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丞史各一人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其治

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黥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黥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

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王將素仇直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漢書見名棄疾亦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

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黥見蚡未嘗拜常揖

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黥欲施仁義也黥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黥懼上退謂左右曰

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君臣或數黥黥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黥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

賜告者數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

惡也數者非與信居官不視

嘉靖九年刊

事。索隱曰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言一作其也最上

數音所角反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

音廋案漢書作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音廋猶勝也

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

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

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

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

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

覆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

園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

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

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

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

曰讞音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止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
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
姊為皇后秩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

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曰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
官無錢從民貫馬索隱曰貫音時夜反民或匿馬馬不
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
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
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嘉靖九年刊

浩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

知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

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

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

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于

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黯曰無符傳出為

關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

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

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

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

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召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

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

嘉靖九年刊

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
非務巧便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

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

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

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慘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黯居郡如故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

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

真二千石律直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七歲而卒徐廣曰元卒後上

以黯故官其地不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采巧善宦官四

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

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

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

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孝子弟聲聞梁

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躋曰諸郊謂

於置驛驛馬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嘉靖九年刊

卷

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
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
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
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
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魄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每朝候上之間說不嘗
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謂莊數也治行上曰

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

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

天下費多財用益一賈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

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入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

駟案晉灼曰當時五四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儻也

音姑角謂當時作上人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貫

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通肩也幸較字亦作酤推推

者獨也言國家獨壅一酤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客任人

專其利故多通肩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
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上以為老以莊
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

行脩繫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始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
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
悲夫

索隱述贊曰

河南矯制

自古稱賢

淮南卧理

天子伏焉

積薪與歎

伉直愈堅

鄭莊推士

天下翕然

交道勢利

翟公愴旃

汲鄭列傳第六十終

史記百二十

嘉靖九年刊

傲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案謂學者課功著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

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八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

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

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一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

餘君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

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縵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傳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亦仕齊為卿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

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子羽

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

貢終於齊正義曰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

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

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

導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

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温陽之處號隱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

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

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

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

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

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

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

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

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

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
 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
 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縮韓
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
 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仕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
 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中公名音扶尤反

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於燕名公生其處號也

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

云名勝紀年言禮自魚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

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皆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

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姓也字于都於趙自董仲舒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

三公徐廣曰一云台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

吉嘉靖九年刊

史記列傳卷之十一

纂

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必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

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

言寄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首自京師始由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木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

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

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

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

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詣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

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

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大行

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

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

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

石次郡國文備真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呂太后時申

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

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帝元年立為楚王戊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靡申公徐廣

刑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傳詩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

嘉靖九年刊

卷之四十一

五

秦

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
 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
 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繁安車駟馬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
 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
 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貴太后好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

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

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少周霸至膠西

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孟反繆氏出蘭陵一徐偃

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

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蔽必加於首履
 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若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臣
 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
 多渴死殺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氣為毒也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
 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言也太后怒曰安
 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一刑徒之官也案漢
 律乃使固入圜刺豕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帝知太后如心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徐廣曰哀公之病免今上一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必曰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
 言詩皆本轅固生也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嘉靖九年刊

之已川傳六

一

秦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

山子太傅徐廣曰意也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

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索

音賁自是之後而燕趙闕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

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勝代氏伏生名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

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

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養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

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

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

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

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

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

之張湯死後六年見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

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

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

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推百書潛於壁室歛爾

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歸上古篆隸推科斗以定

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

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隱

曰漢書作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傅子至孫

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

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

公戶滿意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

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

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

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

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

子傳作瞿傳子弘弘傳江東人橋子庸在傳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易理

人周子家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而莊何與漢書不同駢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

漢興由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隱

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

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

大夫魯人周霸言人衡胡徐廣曰昔臨菑人主父偃皆

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

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武帝以春秋災異

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

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

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徐廣曰一作舒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

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楮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

段又作温呂步舒楮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

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緒亂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令立官

四方扼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終

史記一百二十一

嘉靖九年刊

巴川集卷之二

上

秦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案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案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漢書音義曰觚方

嘉靖九年刊

宗

劾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斷離而為梓案應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也劾云削凋弊為璞也晉灼云凋弊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

治丞丞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昭

曰在道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不在嚴酷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

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案隱曰郅以郎事孝

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如廁案隱曰案姬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

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

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案宗人三百餘

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

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服粟徐廣曰解居歲餘郡中

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

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

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

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

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
 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
 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
 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
 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元歸家孝景帝乃
 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直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
 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偶類人形也
 一云奇人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
 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碎之廣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到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

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

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二年更名

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皆步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

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益成正義曰

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益成金吾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十三

二

原

非常故執此鳥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
 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哭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
 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
 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音他活反謂脫鉗缺也歸
 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
 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食夜反賈賂賈音天得反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由以宗家

任為郎索隱曰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其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同重未嘗敢均茵伏徐

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同重未嘗敢均茵伏廣

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

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

馮音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

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

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六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潯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族蔡

稷所封漢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為令史事

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不

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

以為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作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

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

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爰并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

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

封為周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章昭曰為及出為侯大

與湯交編具湯貢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言善曰方中茂陵上

林曰天子即生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武

嘉靖九年刊

三傳卷六十二

五

武

安侯為丞相，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罪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沒。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字慕為乾，心內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不合為沒也。

也。及列九卿，牧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台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傳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索隱曰：使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正義曰：按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吏賢者。正義曰：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吏賢者。正義曰：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非常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制諸掾語故至於此。罪常釋聞。日聞矣。案續曰：謂常見嘉靖九年刊。

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所先言告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

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止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

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

日元符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

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非官者大賈出告緡今正義曰緡音岷錢貫

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之船乘畜產奴婢

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曹人倍之若意不

稅有告之半與告人論半入官謂緡出元今用也鉏豪

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治湯每朝奏三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丞相天下事皆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三庶人咸指
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
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
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
數月吳楚已破竟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
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
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
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
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
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容田
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及湯
以交利
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
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

嘉靖九年刊

夏

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
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
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亦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
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
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擊道官如亭
官之別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
也主酒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
季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卒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

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

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

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

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

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弟為禮買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六十二 九 雙

臣楚士

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處越吳之地總屬楚故為朱買臣為楚士

深怨常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

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

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誣體於湯湯數行丞

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臣官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

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湯簿之簿悉責也湯

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

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吏姦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

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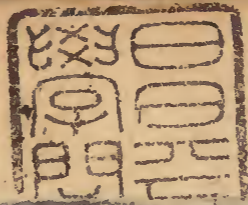
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也無他業是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

嘉靖九年

唐受



文化乙

為書據曰為無天十好時下平更聖江在好為三公無
 於天子重姪我將裕今每自為指何多以權戰為揚不
 向不味公也吾河宗吏為知者然何人笑今人言吾皆亦
 具自直無此不顯然長十有餘年貴揚禹至難哉曰哉
 果以是對指面棋對對人
韓文戰采貴一也
韓林曰戰百主也
 亦奏請
韓林曰戰百主也

天
六
據
揚
又
精
論
曰
西
官

亦奏請

